

第一章 側妃不好當

蘇芙是被餓醒的。

醒來後，她盯著床頂看了一會兒，確定那不是自家白花花的天花板後，陷入了思考。

她昨天下班後就睡了，沒有去夜店，也沒有喝酒，家門鎖得好好的，洗完澡就躺在床上睡著了。那麼問題來了——為什麼她一覺醒來，面前的場景卻和她家截然不同？

蘇芙的腦海裏閃現出無數懸疑電影，一邊胡思亂想一邊下了床，赤裸的雙腳踩在地上，地上鋪的毛毯柔軟細膩，腳埋在裏面暖暖的，讓她整個人放鬆下來，這應該是難得的佳品。

但屋內的侍女看到白衣美人撩開床簾，跟見了鬼一樣，嚇得立刻站了起來，顫抖著聲音道：「王、王妃，您醒了啊？有沒有哪裏不舒服？」

蘇芙一愣，「妳方才叫我什麼？」

侍女以為自己的哪句話惹怒了這位煞神，可是她明明已經稱其為王妃了，來不及細想，生怕美人一不高興把自己發賣了，她立刻跪下來磕頭。

「奴婢……奴婢喚的是王妃！」侍女幾乎帶著哭腔道：「王妃仁慈，奴婢嘴笨，求您看在奴婢還能為王妃守夜，手腳也還算俐落的分上，饒了奴婢這一次吧！」

蘇芙更加懵然了，自己一定是沒睡醒，怎麼這人竟是穿著古裝？一切都很不對勁。她心中有個荒謬而大膽的念頭隱隱浮現，一邊站起來，一邊向侍女走過去，探究地問：「妳說我是誰？」

侍女已經哭出聲來了，眼淚一滴一滴往下流，掛在下巴上搖搖欲墜，即使這樣，她還是壓著嗓子回答，「王妃是蘇國公府的大小姐，堂堂正正的嫡女，是逍遙王府的女主人，是尊貴的王妃！」

蘇芙聽了這話之後，抑住心頭震驚，細想一陣，停下了腳步，繼續問道：「我的名字是什麼？」

「奴婢一介下人，不敢直呼王妃的姓名！」侍女不知道蘇芙在耍什麼名堂，只覺得主子眼下雖然看起來和顏悅色，說不定心裏在想怎麼懲罰自己。

蘇芙看著這不到十六歲的小姑娘哭得梨花帶雨，只覺得頭皮一陣發麻，她最怕別人哭，別人一哭，她也想跟著哭。

她調轉視線，又道：「妳只管說就是，我不會怪妳。」

侍女邊掉眼淚邊道：「王妃的閨名叫蘇芙，小字媛媛，奴婢對王妃不敬，直呼您的名字，罪該萬死！」

認清現實，蘇芙無力地擺了擺手道：「沒那麼嚴重，妳下去吧，我要緩一緩。」

說完，她也不管那侍女如何，自己坐在窗邊的美人榻上發呆。

她居然穿越了，還是穿越進一本書裏面！

她原本在出版社上班，年近三十，剛坐上副主編的位置，平時沒什麼愛好，一是健身，二是美食，三是看小說。

她敢說自己閱書無數，之所以能這麼肯定自己的遭遇，是因為她對這本書的內容

記得相當清楚，因為書裏面有個惡毒女配跟她的名字一模一樣，導致她還以為作者是某個看不慣她的熟人，故意在小說裏報復她。

事實證明是她多想了，人家根本不認識她，究其原因是蘇芙這個名字太爛大街了，到處都是，作者只是隨便一用。

蘇芙看完那本小說之後，隔應了好久，雖說這個故事是市面上流行的黑蓮花女主重生歸來的復仇爽文，一路打怪、打臉的升級流小說，她也算是喜歡這個題材，無奈惡毒女配和她同名同姓。

但小說是來消磨時間的，雖然隔應，看完就算了，只是說起來也巧，昨天睡覺之前她無聊，又把以前看過的這本小說翻出來看。

其實她早就忘記了小說的名字，點進去看了一段之後越看越不對勁，直到和她同名同姓的惡毒女配出來，才猛然想起來，這就是那本讓她隔應了好久的小說。

蘇芙有個習慣，那就是打開一本書後，哪怕再難看，都會忍著看完，於是在她遭受了長達兩個小時的精神洗禮之後，滴了眼藥水洗眼睛，含淚拉上了自己的小被子睡覺。

即使是現在，那本小說的劇情還歷歷在目。

如果自己真的成了小說裏的惡毒女配蘇芙，這個侍女剛剛稱呼自己王妃，那多半是屈服於蘇芙的淫威，因為蘇芙只是個側妃，由於殿前失儀才嫁給了傻王爺君玥。君玥是當今皇帝的三哥，其母是先皇的第一任皇后胡皇后，按理來說他是嫡子，也是太子，無奈胡皇后去世得早，君玥十歲喪母，又在十二歲的時候發高燒燒壞了腦子，從此瘋瘋癲癲。

原本打算等其十五歲時，封其為太子的先皇徹底打消念頭，為了安撫胡家，封了個逍遙王的名號就作罷了。

君玥不僅瘋，還喜歡穿女裝，臉上長年累月擦粉塗脂，頂著大花臉到處跑，念舊的先皇天天給他收拾爛攤子。

先皇去世後，當今聖上七歲登基，朝中大權把持在其生母郭太前一黨手中，逍遙王君玥從此就過上了貓狗嫌的生活。

小說中，女主蘇錦重生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對付前世欺壓她的嫡長姊蘇芙，花了半年的時間敗壞了蘇芙的名聲，說她飛揚跋扈，虐待奴僕，又在宴會上服軟示弱，任由蘇芙指使，讓貴婦們看笑話。

蘇芙本就驕蠻，嫡母蘇夫人被蘇錦設計，弄得焦頭爛額，沒精力像以前一樣天天看護著蘇芙，聽到外面的風言風語也不在意，只覺得反正自家姑娘琴棋書畫樣樣精通，還是京都排得上名號的美人，國公府家底豐厚，還怕嫁不出去？

然而，就在蘇夫人不經意之間出了大事。

在國宴上，蘇錦偷偷往蘇芙的衣服裏扔了一條蛇，嚇得蘇芙驚叫著跳了起來，眾目睽睽之下，她被太后好一頓訓斥，名聲徹底壞了，自此原本絡繹不絕上蘇府求親的人全部消失，畢竟誰都不想娶一個殿前失儀被太后訓斥的貴女。

京都貴女們及笄之後還沒婚約的極少見，蘇家父母著急女兒的婚事，蘇錦就運用上一世的經驗火速發展，又是做衣服，又是設計頭飾、開設酒樓，並和各路俊傑

曖昧不清。

她跟滾雪球一樣利滾利越來越富裕，名下店鋪半年收入就比得上國公府一年的俸祿，後來更不知道怎麼搭上太后這條線，知曉了太后的一些小毛病，對症下藥，把太后服侍得舒舒服服，後來太后一高興，認了蘇錦為乾女兒。

兩年後，蘇芙已經十七歲，成了待嫁的老姑娘，蘇錦在太后耳邊煽風點火，美其名曰關心姊姊的婚事，求太后將姊姊許配給君玥做側妃。

蘇錦在求太后時姿態還拿捏得很好，垂淚欲滴道：「阿錦知道阿姊殿前失儀，平日裏名聲也不好，但她畢竟是阿錦的姊姊，還請太后為姊姊賜婚，給逍遙王做側妃。她的才藝與容貌既不辱沒了王爺，王爺這樣的歸宿也對得起姊姊，更是讓皇家和國公府結成了姻親，何樂不為呢？」

蘇錦是想要羞辱蘇芙，太后是想要羞辱君玥，一個覺得自己姊姊配不上好郎君，當個瘋子的側室最好，一個覺得君玥配不上好媳婦，娶個蠢笨婆子的側室最好，各自心懷鬼胎的兩人一拍即合，太后當天就許了這門婚事。

後來君玥毫不意外地喜歡上蘇錦，休棄了蘇芙，為蘇錦擋劍而死。

而蘇芙成為被傻王爺拋棄的妾室，成了京都的笑話，在蘇國公府遭抄家後，斷了青絲當尼姑，過了半年，上山砍柴的時候失足掉了懸崖摔死了。

蘇芙回憶到這裏，不由得打了個冷戰，書裏說蘇錦之所以恨蘇國公府一家人，是因為前世蘇芙在母親面前多嘴，讓母親把蘇錦許配給一個買官的鄉紳，蘇錦因為不願意爭寵而被鄉紳的妾室陷害死了。

蘇芙真心覺得作者腦子有病，就不能寫點血海深仇嗎？最不濟寫蘇芙害死蘇錦的娘或者搶了蘇錦的白月光，還殺了蘇錦之類的。

雖然安排她嫁何人不好，但一個庶女能嫁給六品官員當正妻已經很不錯了好嗎！不爭寵是妳自己的事，嫡母也不知道那鄉紳是個寵妾滅妻的啊，有必要重生後毀了蘇國公府一家嗎？

據說蘇錦是因為蘇國公府不幫她而心生怨恨，認為蘇家一幫人都生性涼薄。

穿越到瑪麗蘇無腦爽文，還成為惡毒女配的蘇芙已經哭不出來了。

而且如今的蘇芙已經嫁給君玥，之後的劇情就是蘇芙被休，君玥擋劍，蘇國公府敗落了，就算她不想當尼姑，也多半會被蘇錦強制送進山……

她可不想坐以待斃！

蘇芙站了起來，侍女還留在門口，瑟瑟發抖地看著她。

蘇芙面無表情地看了侍女一會兒，突然笑靨如花，嚇得侍女打了個激靈。

看來原主平日裏沒少恐嚇打罵下人啊，活該牆倒眾人推。

「勞煩妳給我弄點吃的。」蘇芙捏了捏自己纖細的手腕，感覺輕輕一碰這手腕就會碎掉。她想了想，補了一句，「多來點肉。」

侍女剛進府不久，因為長得還算清秀，被送來蘇芙的院子，因為來之前聽說了許多關於蘇芙暴虐的事蹟，所以一見到蘇芙就顫抖。

但她見蘇芙今日這麼久了都沒有發脾氣，態度還挺客氣，和先前其他人描繪的很不一樣，雖然臉上仍掛著淚珠，卻大著膽子道：「您是吃雞還是鴨？」

「有什麼就端什麼，不必麻煩了。」蘇芙揮了揮手。

侍女領命退下，心裏還在思考怎麼今兒側妃這麼好說話。

蘇芙看著鏡子裏纖細漂亮的美人，在心裏感歎了一下，這小身板看起來可不是能砍得動柴的樣子啊，為了將來打算，她要好好鍛鍊一下了。

侍女的手腳很麻利，不一會兒就端了不少菜上來，只是送來的肉菜多是滷雜燴，吃在嘴裏一口渣子，而青菜雖說新鮮，味道卻極淡，根莖也沒有拔，還有一股土腥味。

蘇芙吃了幾口就沒胃口了，放下筷子。

侍女在一邊小心地問道：「可是這些菜不合王妃的口味？」

蘇芙擦著手，漫不經心道：「我是側妃，是妾室，不是王妃，我知道妳是為了哄我開心才這麼喊，但是以後千萬不要再這樣叫我了，隔牆有耳，若是傳出去了，怕是會讓人覺得我沒有規矩，壞了我的名聲。」

可是您現在的名聲也不好啊。侍女心裏這樣想著，不敢說出來，只能點頭說是。

蘇芙站起身來，走到梳妝鏡前坐下，「現在是什麼時辰了？」

「回王妃，如今是辰時了。」侍女畢恭畢敬道。

蘇芙在心裏換算了一下時間，又出言提醒道：「說了別叫我王妃，我只是個妾室，妳喚我側妃就好。」

蘇芙說完後，心裏也有些不高興，在現代都是一夫一妻制，男的找小老婆是出軌，更不要說光明正大地納妾了，若她穿越過來是正牌夫人，假使丈夫要納妾，她攔不住，至少心裏沒罪惡感，可她好死不死偏偏是上不了台面的小老婆。

想不到自己寒窗苦讀幾十年，享受了現代文明的薰陶，一朝穿越回到落後的封建社會竟要給別人當妾！

侍女點頭稱是，這些稱呼本就是蘇芙進王府後要求下人們叫的，如今她說要改，她們自然不會有意見。

見蘇芙打開首飾盒，侍女急忙上前為她梳妝打扮，原主容貌是真的美，雖然不是國色天香，但自有韻味。一雙丹鳳眼流轉間嫵媚靈動，柳眉一挑，若是做出含怒的樣子，更是漂亮得像朵帶刺的玫瑰。

不過蘇芙記得，在原書裏面，時下人們追捧的是蘇錦那樣的清秀佳人，崇尚仙子般不食人間煙火的美人兒，像原主這樣的樣貌，只讓人覺得俗氣。

蘇芙看侍女為自己梳了個流行的婦人髮型，用珍珠簪子裝飾，侍女的手很巧，不一會兒就把她打扮得跟畫上的貴婦人似的。

之前她還疑惑原主雖然明艷卻稍嫌稚嫩的樣貌是如何服眾的，如今一看，果真是人靠衣裝，這些繁複的裝飾往身上一掛，鏡子裏的人就多了幾分不怒自威的氣勢。

蘇芙很是滿意，哪個姑娘不喜歡看到自己漂亮的樣子呢？

她站起來，接過侍女遞來的團扇，看著鏡子裏的紫衣美人，笑道：「手藝不錯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她笑起來的時候，嘴角有兩個梨渦，顯得格外明媚，侍女一時看呆了，忘記了之前聽到的那些蘇芙多可怕的傳言，呆愣愣道：「奴婢名為蘭雪，『月明照見空蘭雪』」

的蘭雪。」

蘇芙眉頭一挑，有些意外地道：「是宋朝史達祖的詞？我記得是〈菩薩蠻·夜景〉吧？梨花不礙東城月，月明照見空蘭雪。」

蘭雪不明所以，「側妃，宋朝是什麼？史達祖又是誰？我們淵國之前只經歷過四個朝代，哪來的宋朝啊？」

蘇芙把玩扇子的手一頓，是她忘記了，原書是架空背景，詩句都是作者隨便用的。「我說笑的。」蘇芙拿著扇子出去，嘴裏不斷地套話，「蘭雪，妳在我這裏伺候，可摸清楚了我的喜好？」

蘭雪小步跟上蘇芙，有些雀躍道：「當然知道，您喜歡吃紅豆餡的糯米滋，每天晚上就寢前都要喝一碗牛乳，每隔三天就要用牛乳和玫瑰花瓣泡一次澡，您最討厭有人打擾您休息，就算是王爺也不行，上次王爺來找您放風箏，您正準備小憩，就把王爺罵了一頓。」

蘇芙額角有一滴冷汗流了下來，原書中只一筆帶過蘇芙在逍遙王府裏飛揚跋扈，和君玥的關係相當不好，具體情況如何倒沒有細寫，如今一聽，原主是把這逍遙王府當作自己家裏撒潑了啊。

她心裏有些涼，打著扇子道：「妳繼續說，除了我的喜好，我還對王爺做了什麼？」雖然對於蘇芙的提問有些疑惑，但蘭雪看著蘇芙漂亮的臉上帶著淺淺的笑意，魂都被她嘴角的梨渦吸了進去，「您昨兒還派人把府裏那棵枇杷樹砍了，因為那枇杷樹上的知了吵得您睡不著，那是王爺最喜歡的一棵樹，王爺哭著來找您，被您用一柄玉如意砸了出去。」

蘇芙算是徹底明白為什麼連一個傻子都趕著休棄這漂亮有錢的側妃，原主的潑辣霸道實在是太厲害了，這誰受得了？

已經不知道如何自救的蘇芙扇子都有些拿不穩了。

第二章 和王爺偷吃宵夜

蘇芙想去花園裏轉一轉，熟悉一下王府的環境，便叫蘭雪帶自己去花園裏賞花。蘭雪有些為難道：「可是這個時辰，王爺在花園裏騎竹馬扒蟲子呢。」

蘇芙滿不在乎地輕輕搖著扇子，「沒有關係，他玩他的，我玩我的。」說完就走出房間了。

蘭雪小跑著上前帶路，心裏打著鼓，祈禱著待會兒王爺不要再惹側妃生氣了。

蘇芙一邊給自己打扇一邊思考著，原主的娘家蘇國公府算得上是大世家，她又是嫡女，的確是高不可攀，可君玥即便癡傻，好歹也是皇親國戚，於情於理，蘇芙都不該在君玥面前如此囂張。

難道原主出嫁時，嫡母就沒有耳提面命過，要她這當妻子得遵守三從四德嗎？

雖對封建遺毒不能認同，但原主的言行不收斂可不行，若能收斂些，將來何至於有那種淒涼的下場。

時節已經是春末，太陽格外毒辣，蘇芙穿得多，在外面走了一會兒就有些吃不消了。

沿路有下人跟她行禮，都是禮畢後匆匆離去，生怕多留一會兒蘇芙會吃了他們一

樣，搞得蘇芙連要碗水喝的機會都沒有。

走進花園後，有樹木遮擋，相對好受多了，但她白皙的臉上已出了一層細細的汗珠，嘴唇熱得殷紅，顯得更加漂亮。

花園外很安靜，但越往裏面走，越能聽到男子大大的呼喊聲。

「是王爺。」蘭雪在蘇芙耳邊輕聲道：「咱們避開吧？」

蘇芙口渴得很，把團扇擋在嘴前，難耐地張大嘴哈出一口氣，問道：「王爺在這裏玩，多半是帶了茶水點心的吧？」

蘭雪點點頭，「王爺小孩子心性，素來喜歡喝花茶、吃糕餅，這些東西身邊人都是時刻備著的，近來天氣熱了些，王爺也不管身體受不受得住，更吵著讓人準備了冰碗。」

一聽到有水喝，蘇芙的眼睛就亮了，但她不好表現出自己的急不可耐，故作深沉地點了點頭，步伐優雅地往聲音傳來的方向走去，只不過腳步快了許多。

繞過一棵歪脖子樹後，出現在面前的是一片寬廣草地，草地上零星點綴著五顏六色的花朵，漂亮的鳥兒在草地上蹦來蹦去，草地中央有座亭子，一個身著綠衫的人騎著一竿竹馬，繞著亭子蹦躑。

他身後一群侍衛呼啦啦地跟著跑過來跑過去，生怕他摔倒。

蘇芙許久沒見過飽和度這麼高的綠色了，上一次見到的時候，還是在過年時老家貼在門上的年畫上。

一個侍衛發現了蘇芙，停住腳步，喚了一聲，「見過側妃。」

看來原主只強迫自己院子裏的下人稱呼自己為王妃，這樣也好，給她省下了不少麻煩。

蘇芙點了點頭，帶著蘭雪來到了綠衫男子的身後，對方背對著她，不知道正在搗鼓什麼。

蘇芙用團扇遮住自己的嘴，輕輕喚了一聲，「王爺。」

「誰叫本王？」

綠衣人一轉頭，一張堪比川劇臉譜的大花臉出現在蘇芙面前，即使是蘭雪這已經見了君玥好多次的，看到那張胡亂塗著脂粉的臉也嚇得退後了一步。

蘇芙倒是表現淡定，這不過是醜而已，和恐怖片裏面的那些鬼臉比起來，簡直是小巫見大巫。

君玥笑嘻嘻地吐出舌頭，臉上的脂粉被汗水沖成一塊塊的，整張臉跟桂林喀斯特地貌一樣，堪稱千溝萬壑。

蘇芙對著他點了點頭，「走了一路，嘴渴，想跟王爺討點水喝。」

君玥盯著蘇芙看了好久，像是在辨認這女人是誰，過了一會兒，他猛地指著蘇芙大喊，「是妳這個母老虎、醜八怪！就是妳砍了珮珮的樹樹！珮珮討厭妳！」

蘇芙額角的青筋一突，連忙安撫自己，不要生氣，不要生氣，生氣給魔鬼留餘地，他罵的是原主不是我！

她嘴裏乾到要冒火，索性不再多說，逕自在亭子裏坐下來，給自己倒了一杯溫熱的花茶，抿了一口，向君玥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多謝王爺招待。」

君玥瞪著眼睛，騎著竹馬幾步就衝上了亭子，站在蘇芙面前，指著她大聲道：「珮珮沒有同意妳喝水，妳放下！」

蘇芙早把一杯花茶幾乎喝完了，此時從善如流地放下茶杯，對著君玥一笑，「妾身放下了。」

君玥看了她一會兒，左看看右看看，摸著後腦杓道：「妳今天有點不一樣，以前妳一見到珮珮就生氣，今天珮珮這樣吼妳，妳都沒生氣。」

蘇芙雙手交叉放在小腹上，笑著道：「妾身之前對王爺太苛刻了些，是妾身的錯，還望王爺不要怪罪妾身，妾身保證日後絕不會再像以前那般了。」

君玥看了看蘇芙，搖頭道：「珮珮才不相信呢！這花茶就當賞給妳的吧，妳不許動珮珮的水果和糕餅啊！」

蘇芙掃了一眼桌子上擺盤精緻的糕點和水果，懶散地往椅子上一靠，心想這逍遙王的生活還是不錯的嘛，看來太后沒有在衣食住行上為難他，她暗暗開始盤算，從現在努力和君玥打好關係，讓自己不被休棄，並哄君玥搬去封地遠離蘇錦的可能性有多大。

可是在原主嫁給君玥之前，蘇錦就和君玥見過面了，書裏曾寫到君玥覺得這麼多年來只有蘇錦一個人是真正關心愛護他、不嫌棄他，還會溫柔且耐心地跟他講話，加上蘇錦人長得漂亮，所以君玥就對蘇錦一見鍾情了。

一見鍾情什麼的，實在離譜。

不相信宿命論的新世紀女性蘇芙托著下巴看君玥繼續在草地上玩耍。

說起來，原書裏還說君玥原本的容貌其實長得不錯，雖然比不上正經八百的男主，但顏值還是算上乘的，且人傻子點，對蘇錦十分專情。

君玥的側臉逆著光，看不清臉上五顏六色的脂粉，單看輪廓，還真叫蘇芙看出俊朗的模樣。

春困秋乏，蘇芙支著腦袋，胳膊搭在桌子上，一股睏意襲來，她懶得動，就這樣昏昏沉沉著，蘭雪機敏地為她擋了太陽光，蘇芙眼睛含笑看了蘭雪一眼，眼皮很快就耷拉了下去。

就在她快要睡著的時候，突然覺得臉上有什麼冰涼濕軟的東西落在上面。

蘇芙睜開眼睛，就看到君玥背對著她正蹲在地上用竹馬刨土，他力道沒控制好，有些土飛濺到了她臉上。

蘇芙抹了一把臉，摸到了一手的土沙粒，蘭雪和圍在君玥身邊的侍衛早被這情況嚇傻了，大氣都不敢出，只等著蘇芙爆發。

誰知蘇芙沒有如他們預想的大發雷霆，只是緩緩地站了起來，揚聲道：「妾身失態，先行一步，王爺好好玩好吧。」說完，就帶著蘭雪走了。

刨著土的君玥抬起頭來，疑惑地道：「她怎麼突然走了？」

其中一個侍衛輕聲道：「您方才刨坑，把土濺到側妃臉上了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一定是你在騙我！」君玥翻著白眼道：「你當我傻啊？珮珮要是真把土撥到她臉上了，她一定跟爆竹一樣炸開，怎麼可能這麼淡定？」

侍衛哭笑不得，只好收聲，繼續守著君玥挖土。

另一邊，蘇芙快步回到院子後，直接從後院裏的井裏打了一桶水上來，舀了一瓢子水沖臉，蘭雪忙遞上帕子，讓她擦乾臉上的水。

蘇芙彎下腰，兩隻手撐在井壁上，頭髮上的水珠一滴一滴往下掉，她知道自己現在的樣子有多狼狽，她不是個好脾氣的人，方才君玥那般對她，她差點氣炸了，好在理智讓她不至於當場發飆。

蘇芙直起身子擦乾手，現在對君玥可不能發脾氣，畢竟原主的前科實在是太多了。

「奴婢去給側妃燒水，側妃待會兒沐浴就好。」蘭雪在一邊道。

蘇芙揮了揮手，蘭雪得到了示意之後立刻跑出了院子，後院裏還有幾個掃地的奴僕，見蘇芙這面若寒霜的樣子都低頭做活，不敢吱聲。

「行了，院子夠乾淨了，你們下去吧。」蘇芙瞥到這幾個人惴惴不安的樣子，在心裏歎了口氣。

奴僕們如蒙大赦，立刻拿著掃帚匆匆離去。

洗了個澡後，到了晚膳的時間，蘇芙托著下巴對著一桌子精緻卻沒什麼滋味的菜，縱使肚子空空，也提不起拿筷子的興致。

蘭雪在一邊為蘇芙布菜，她小孩子心性，今日這一整天下來早把對蘇芙的懼怕拋到九霄雲外去了，她一邊給蘇芙夾著蘿蔔雕成的花，一邊說：「咱們逍遙王府大廚雕的蘿蔔花可漂亮了，又好看又好吃，側妃您嘗一口看看。」

蘇芙夾起一片蘿蔔放進嘴裏嚼了幾下，只覺得寡淡無味，她能吃出蘿蔔是用高湯澆出來的，但是這蘿蔔追求漂亮，許在高湯裏只過了一下就擺盤，表皮上有點味道，內裏還帶著特有的腥氣。

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錯覺，她總覺得自己的味蕾敏感了一些。

蘇芙放下筷子，蘭雪很有眼力，「您覺得不合胃口嗎？也難怪，咱們淵國最有名的高湯蘿蔔當屬您妹妹蘇錦小姐名下的珍饈樓，那道高湯蘿蔔令多少權貴折服您應該是知道的，菜名叫什麼白玉牡丹花，據說是蘇錦小姐自創的，您是她姊姊，應該經常吃蘇錦小姐做的高湯蘿蔔吧？難怪您會覺得這菜不好吃。」

蘇芙瞥了一眼蘭雪，蘭雪立即意識到了自己言辭的不當，想到以前側妃一聽到蘇錦小姐的名字都要大發雷霆，她連忙跪下來，「奴婢多嘴，不該提起蘇錦。」

蘇芙被蘭雪這動不動就跪下來的習慣搞得頗為頭疼，她在蘭雪的肩膀上輕輕拍了拍，道：「妳起來吧，我沒放在心上。」

蘭雪小心翼翼地觀察蘇芙的臉色，見她面上一片淡然，才放心地站了起來。

蘇芙放下筷子，拿濕帕子擦了擦手，她比較愛乾淨，飯前飯後都會洗手。

「我呢，也沒嘗過我妹妹的手藝。」蘇芙起身往裏間走去，「對她這個人也沒什麼特別的看法，妳大可不必這般緊張，我不喜歡看到別人動不動就跪我，若是妳還想留在我身邊，以後多留意些。」

蘭雪點了點頭，試探道：「那這些菜？」

「我沒什麼胃口，浪費了也可惜。」蘇芙挑開簾子，回頭看了蘭雪一眼，「妳若是不嫌棄，就把這些菜拿給院子裏面的人分了，免得糟蹋了糧食。」

蘭雪喜笑顏開地答應下來，忙依言退下去。

蘇芙坐在床邊盯著話本好一會兒，但看不懂上面歪歪扭扭的字，這些字像是許多朝代的文字揉合在一起的，用的還是文言文，看得她頭暈。

讀了四年大學，三年研究生，一回古代結果變成了文盲，這上哪找人說理去？

蘇芙乾脆躺床上閉目養神，難怪古代後院的女人喜歡作妖，這一天天的吃了睡睡了吃，什麼有趣的事情都沒有，豈不只有勾心鬥角能消磨一下時間。

夜幕降臨，房間裏燃起了昏暗的燈火，她迷迷糊糊地睡了過去，臨近午夜的時候，她被自己肚子的叫聲吵醒了。

蘇芙披頭散髮地坐了起來，摸著唱空城計的肚子，憔悴地下了床。

桌子上的糕餅已經冷得硬邦邦，她不愛吃零食，看到這樣的點心更是倒胃口，如今雖說要入夏了，但夜晚還是有很重的露水，空氣中冷冷的，她披上一件外套，輕手輕腳地繞開坐著睡著的蘭雪，踩著鞋後跟出了門。

她特意選了一件顏色鮮豔，花紋精緻的外袍披在身上，免得被巡夜的侍衛當作刺客打殺了，白天經過廚房時，蘭雪說廚房裏放著很多食材，她打算自己動手做宵夜來吃。

廚房裏沒人，但有個爐子還燃著，上面燉著湯，聞起來應該是牛肉，這時代的烹飪器具還很落後，沒有燜燒鍋這類的東西，就得燉上一晚上才能把肉燉爛。

蘇芙拿著厚厚的濕抹布捏起蓋子打開一看，裏面燉的是牛肉和牛筋，她在架子上找到了一些醃製的山楂，挑了幾顆個頭適中的丟進湯裏，本來想加點白醋，可是找遍了廚房只看到了黑醋，乾脆倒了一些酒進鍋子裏。

肉香混合著酒香和甜滋滋的蜜餞味道在廚房裏飄散，饞得人口水直流，這些能快速燉爛牛肉的法子是媽媽教她的。

等待牛肉燉熟的時候，她打算炒個土豆絲，先拿蔥花在鍋裏燴了一圈，等香氣都煎出來了，才把土豆絲和切好的辣椒扔進鍋裏，原本她的刀法是不錯的，但是這裏的刀子太重了，所以她切得有些驚扭，土豆絲切出來不如人意。

土豆絲炒完後，她沒有洗鍋，又煎了個黃金豆腐，把之前炒土豆絲留下的油和辣椒汁吸完了，才盛起豆腐。

米飯只是打了個蛋隨便炒就已經讓人食指大動了，待一起準備好後，鍋裏的牛肉也差不多熟了，一陣又一陣熱呼呼的香氣撲面而來，蘇芙只盛了一小碗，心滿意足地準備開吃。

擺筷子的時候，她聽到了門口有動靜，一眼看見門口站著一個穿綠衫的人，在燭火下那張大花臉顯得有些詭異，那人一雙黑漆漆的眼睛盯著她，就像是從寺廟畫上走出來的閻羅。

「閻羅」吞了一下口水。

蘇芙拿著碗，向君玥遞了遞，「晚上好。」說完，她又用中國人見面最常見的打招呼方式加了一句，「你吃了嗎？」

君玥大步流星地走過來，毫不客氣地湊到碗前，稀奇地左邊瞧瞧右邊看看。

蘇芙沒打算再主動搭話，夾了一塊牛腩放進嘴裏，牛腩很香，但是總感覺少了一些什麼，她咀嚼了一會兒吞下牛腩，認真地思考著。

「珮珮餓了，想吃。」君玥眨巴著眼睛，可憐兮兮地看著蘇芙。

「吃唄。」蘇芙扒了一大口飯在嘴裏，「我剛才還擔心這麼多菜吃不完，你來了剛好，宵夜可不能吃太多。」

君玥笑嘻嘻地去盛飯，他隔著桌子站到蘇芙的對面，吃得很歡，腮幫子鼓鼓的，和一隻小倉鼠一樣。

兩人離得近了，蘇芙才意識到君玥的身材挺高挑的，自己比他要足足矮上一個頭，方才她覺得君玥的眼睛黑洞洞的有些嚇人，現在在燭火搖曳之下，他的那雙眼睛顯得水靈靈的，和小鹿一樣清澈，漆黑的眸子跟上好的墨玉一樣泛著流光。君玥的眼睛算得上是杏眼，從那厚重的脂粉中能看到那眼睛底下好看的臥蠶，難怪原書裏說他洗乾淨臉之後迷倒了不少姑娘，這樣面相溫和，沒有攻擊性的男人實在難得，可惜這樣的人最後也是女主蘇錦的裙下之臣。

蘇芙一邊吃飯一邊胡思亂想，不時看一眼君玥，多半是在看君玥那雙通透的眼睛，都說杏眼的男人命運安穩，容易名利雙收，而君玥卻是命運多舛，年紀還小就死了娘，人還傻了，也與太子之位失之交臂，如今成了個無權的閒散王爺，是京都的笑話，不禁令人唏噓。

一頓飯下來，兩個人都是埋頭苦吃，白天的時候蘇芙看君玥性子很是活潑，到處亂跳，以為他吃飯的時候也會嘰嘰喳喳說個不停，沒想到他卻安靜得很，吃飯的動作很優雅，也不會吧唧嘴。

一個人吃飯雖然自在，但也孤獨一些，有個合適的人能陪著吃飯，就算一句話不說，也讓人食慾更好些。

蘇芙覺得君玥很適合做飯搭子。

她隨身帶著帕子，吃完後就擦了擦嘴，君玥什麼都沒有帶，蘇芙看著他那油亮的嘴，直覺得不舒服，就向他招了招手。

「來，我幫你擦擦嘴。」她完全把君玥當作小孩子。

據說君玥的智商和七歲小孩子差不多，就算不傻，也只是十八歲的青少年，還沒有成年。

君玥愣了一下，眨了眨眼睛，身子稍微往前湊了湊，一縷頭髮從他的肩膀上滑下來，差點掉進裝燉牛肉的小碗裏，蘇芙眼疾手快地把那縷頭髮擦到他耳朵後，用帕子乾淨的那角給他輕輕地擦了擦嘴。

君玥靜靜地垂眼任由蘇芙動作，他的睫毛又濃又長，像小扇子一樣，在臉上投下一片陰影。

他原本塗著厚厚的口脂，但是剛才吃飯的時候，已經蹭掉許多，帕子上只留下少量的紅漬，蘇芙不疾不徐地把帕子收起來，把碟子、碗裏剩下的碎末倒進泔水桶裏，再把盤子放到水井邊，擰起袖子準備洗碗。

君玥沒有走，跟著她一起蹲在水井邊，也拿了一個碗學著蘇芙的動作洗碗。

蘇芙沒有找到洗碗的抹布，就用一點皂角去了油，多用幾次水沖洗乾淨。

君玥學得很快，一開始還有些笨手笨腳的，後來動作比蘇芙都快上一些，蘇芙在洗第二個碗的時候，他就已經把剩下的餐具全都洗完了。

蘇芙擦乾淨手，笑道：「我做的飯好不好吃？」

君玥點了點頭，夜晚的他要比白天沉默一些，也許是現在比較晚了，他白天又玩得瘋，所以現在有些累。

「如果你下次還想吃宵夜，可以時不時來廚房這裏看看，說不定就會遇到我出來打牙祭。」蘇芙點了點自己的嘴唇，「不過你下次吃飯的時候，記得先把口脂擦乾淨，這些東西吃進肚子對身體不好。」

君玥點了點頭，蘇芙拿了兩個碗往廚房裏走，君玥拿起剩下的東西，跟在她身後。兩人把東西放到原位之後，蘇芙站在門口摸了摸頭髮，古代沒有抽油煙機，方才做了頓飯，她只覺得自己頭髮都油膩膩的，可是這個時辰已經不可能燒水洗澡了。她仰頭看了看掛在天空中的月亮，「我先走了，你早點休息。」說完，一點留戀都沒有就走了。

君玥呆愣愣地站在原地，臉上的表情讓人看不清楚，月亮被烏雲遮住，照在他身上的光線暗了下來，過了好一會兒，他的指尖輕輕碰了碰自己的嘴唇，嘴角勾了一下，弧度小得幾乎分辨不出。

蘇芙回去後倒頭就睡，期間蘭雪一次都沒醒，吃飽了人就容易犯困，蘇芙忍著滿頭的油煙氣味快速地進入了夢鄉。

與此同時，王府裏的書房亮起了燈，一身夜行衣的男人悄無聲息地落到了書房外面。

書房的窗紙上出現了一個如勁竹般清瘦而挺拔的身影，那人拿著一卷書，懶散地靠在美人榻上，慢慢地翻著書頁。

「你來了？」裏面那人淡淡道。

即使裏面的人看不到，護衛黑鷺還是畢恭畢敬地低下了頭，「您託付的事情，屬下已經查好了，側妃這幾日沒有出過府，也沒有見過外人，不存在被人掉包或者受刺激的機會。」

裏面的人輕輕應了一聲，聲音溫和卻帶著高高在上的氣勢，好似他生來就是要俯瞰別人的。

「還有件事，本王感到有些奇怪。」那人的手指輕輕敲打在書面上，「蘇芙一個深閨小姐十指不沾陽春水，怎麼會做飯、洗碗？」

「屬下也沒有聽說過側妃會做這些。」黑鷺思考了一會，努力回想著，「我們把側妃的消息全查清楚了，其中一點都沒有提到側妃會廚藝。」他抬起頭來，「王爺是起疑心了？要屬下去餵真言水嗎？」

那人抬起手，「不用，本王只是覺得稀奇罷了，也許她在深閨中避著人做飯呢，誰都有一兩個祕密和癖好，本王對他人的隱私沒有興趣。」

「對了，邊境那邊，本王始終不放心，太后那邊向來只有好消息傳過去，她真以為天下太平了。」那人的語調裏帶著一絲諷刺，「夜郎自大罷了，你再派人去探一探，徐國是不可能善罷甘休的。」

黑鷺領命而去，書房裏的燈過了好久才暗下來，那人推開門，一襲綠衫在慘白月

光的照映下顯得顏色淡了許多，看起來更像是青色。
那人拿著一卷書走上了小路，走進了黑暗中，背影有些孤獨。

蘇芙睡到日上三竿才起來，因為原主有起床氣，所以蘭雪沒有喚她，蘇芙起來後坐在床邊，腳踩在毛毯上緩了一下神，才出聲喚蘭雪。

蘭雪很快應了一聲，挑開簾子進來，圓臉上帶著笑意，「側妃醒了？現在該用午膳了。」她走到蘇芙面前道。

睡太久了，蘇芙有點頭暈，緩過來後，只覺整個人神清氣爽。

蘭雪服侍她換好衣服，蘇芙戴了個青玉的鐲子，轉動著鐲子看，「蘭雪，我要怎麼樣才能出府？」

蘭雪奇道：「您忘了嗎？您向來是可以隨意出府的，和門房說一句，叫他們準備好馬車就可以了。側妃要去哪裏？」

「去一趟珍饈樓。」蘇芙站起來，扶了扶頭上的銀鑲玉簪子，「妳不用跟著，我只是出去吃個飯。」

「沒人陪著側妃怎麼行？」蘭雪有些擔憂。

「帶幾個護衛就好了。」

蘇芙很滿意自己今天的裝扮，蘭雪給她梳了高髻，戴了一套白銀青玉的芙蓉祥雲樣式的頭面，還有她很喜歡的青玉水滴耳墜，以及一套鴉青色的廣袖流仙裙。鴉青色沉穩，襯得蘇芙豔麗的面容正經了許多，只不過她笑起來的時候，骨子裏的嫵媚就衝破了束縛，全都掛在面上了。

她其實最喜歡的是紫色，但染紫色十分麻煩，染料又貴得很，一般只有貴族才能穿，蘇芙在衣櫃裏翻出來幾條紫色的裙子不是太淡就是太深，配什麼首飾都不好看。

蘇芙也喜歡正紅色，可她是個妾室，紅是正室才能用的顏色，她就算能找出這樣的裙子，也絕對不敢穿出去。

蘇芙帶了四個護衛出了門，臨走前她問管家君玥去哪裏了。

管家支支吾吾半天，終於在她嚴厲的目光中敗下陣來，「王爺一早起來，就帶人去了花街。」

管家背後冒出了一層冷汗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明明側妃臉上的表情很淡然，但是她的眼神卻要比以前發怒時還要可怕。

蘇芙當編輯久了，犀利的眼神都是跟作者催稿時練出來的，在她的眼神下，沒有任何一個作者敢拖稿，她原先只會在工作的時候用這樣的眼神看人，後來久了，平時也會無意識地露出來。

嚇人而不自知的蘇芙點了點頭，很淡定地和車夫說了聲目的地，踩著小板凳就上了馬車。

管家聽到蘇芙的目的地，又嚇出一身冷汗。

側妃要去珍饈樓？那不就是和花街一個方向嗎？難不成側妃這是要去捉姦？以

前她不是向來不過問王爺的去向嗎？

照側妃的脾氣，怕是要把王爺的腿給打斷啊！

管家看著遠去的馬車，急得心臟病差點犯了。

第三章 走一趟珍饈樓

蘇芙坐在馬車裏數銀子，琢磨著自己帶出來的錢夠不夠吃一餐，聽說珍饈樓是整個淵國最貴的酒樓，她怕自己消費不起。

珍饈樓離王府不遠，一盞茶的時間就到了，蘇錦店鋪位置選得好，離朱雀街近，隔著兩條街就是青樓，往來的都是權貴，門口車水馬龍，很是熱鬧。

蘇芙下車後只帶了一個名為燕逸的侍衛，因為他看起來最靠譜，其他的人則留在原地待命。

因為她穿得華貴，一進酒樓就被引上二樓的雅間，再往上走是要有預約才能進的雅間，據說還得是常客才能進去，小二見過不少權貴，對蘇芙的態度也說不上多恭敬，這叫蘇芙自在了不少。

她點了幾道招牌菜，特意要了那道白玉牡丹花，點完之後，她問了一下價錢，知道自己帶來的錢綽綽有餘，也心安了些。

這些銀子於原主的積蓄不過是九牛一毛，突然發現自己變成了有錢人的蘇芙高興得連喝了兩杯茶。

菜上得不快，每道菜的間隔約莫是一盞茶時間，等菜上齊，怕是能讓她在王府和珍饈樓走好幾個來回。

珍饈樓的菜品很精巧，擺盤也富有格調，蘇芙穿越前陪作者參加過不少聚會，有些星級餐廳的擺盤都及不上這珍饈樓的。

不過這菜品雖然漂亮，味道卻不盡如人意，她嘗了一口芙蓉豆腐，蝦和豆腐的味道都沒有，只吃出了一點雞蛋的味道。

蘇芙沉默了片刻，夾起芙蓉豆腐裏的蝦仁嚼了一會兒，確實沒有嘗出來蝦特有的鮮甜，蝦的味道完全被不合時宜的調味料和高湯掩蓋了。

與其說這是一碟菜，還不如說是一碟精心配比的化學藥劑。

蘇芙又連著嘗了幾道菜，都不怎麼滿意，那道期待已久的白玉牡丹花更是叫她失望，雕花的確漂亮，牡丹栩栩如生，可是口感跟冰塊一樣硬，澆上的高湯也抵擋不住蘿蔔的土腥氣。

因為她是第一次來，還有個粉紅衫子的小姑娘專程給她講解菜品，那小姑娘是江南人，說話的語調格外軟綿，她的官話帶著掩蓋不了的吳儂細語的風韻。

「您現在吃的這道菜，便是我們這裏最著名的白玉牡丹花，也是我們珍饈樓的成名菜。」小姑娘柔柔道：「當年蘇錦小姐就是憑著這道菜討得了太后娘娘的歡心，這道菜也是她創作的，取的是甘甜的紅皮蘿蔔，請最好的雕花師父雕成牡丹花的樣子，再澆上烏雞、龍骨、老鴨、鱧魚、靈芝、冬蟲夏草、人參等三十二種名貴食材熬出來的高湯，入口即化，回味無窮，您嘗嘗看。」

蘇芙聽著就來了興致，這高湯的用料聽起來相當高級，不過不知道為什麼，她心裏總覺得把這麼多食材放在一起煮出來的高湯並不會很好喝。

她做過美食系列的書籍，清楚記得高湯有葷素之分，葷湯多是以老母雞為主，取雞骨配上乳鴿、豬皮等溫補食材熬製而成，味道清香爽口。

她為了編製好書，去拜訪過一位國宴廚師，大廚告訴過她，食材不是越多越好，把味道大相逕庭的食材配在一起只會做出四不像，讓食材原本的味道全部混淆，甚至消失得無影無蹤，那些層次豐富的菜肴都是精心調配過的。

蘇芙想著想著，覺得自己也許是山豬吃不得細糠，這道菜也是蘇錦嘔心瀝血做出來的成名菜，自己覺得不好吃，肯定是吃法有問題。

她剛才只吃了蘿蔔片，沒有嘗這湯，說不定這道菜的蘿蔔只是個觀賞物，湯才是這道菜的靈魂呢？

於是，她舀了一勺子湯，抿了一口，品味了一下，沒嘗出味道，她不信邪，又舀了滿滿一勺子，喝下去之後只覺得這湯中規中矩，甚至有點難喝。

蘇芙有點懵了，把每道菜又試過一遍，發覺都不合胃口。

「燕逸，你進來一下。」蘇芙見那小姑娘走後，喊了燕逸進來。

燕逸長得人高馬大，進門的時候要稍稍低頭，他對著蘇芙一笑，露出一嘴的大白牙，「側妃，您叫我？」

蘇芙拿起桌子上的餐具，將每道菜各夾了一點，遞給燕逸道：「來，嘗嘗看，好吃不？」

燕逸受寵若驚地接過碗，他來保護側妃之前還被兄弟們提醒過，說蘇芙是個不好相與的，要他格外小心，可現在側妃竟然請他吃珍饈樓這麼貴的菜，這舉動實在和她的性格不怎麼相符啊。

燕逸看著桌子上幾乎沒動的菜，吃了一口自己碗裏的，向蘇芙點了點頭道：「好吃，多謝側妃！」

蘇芙看著他道：「你不要跟我客氣，就說出你的心裏話。」

「是真的相當好吃啊，側妃。」燕逸感到蘇芙的問話很奇怪，好像是要他說不好吃一樣。

蘇芙不敢置信，她又給燕逸舀了碗白玉牡丹花的高湯。

燕逸連忙彎腰接過，嘴裏連連道謝。

「好喝嗎？」蘇芙看著燕逸一口就喝完了碗裏的湯。

燕逸滿足得臉上都笑出了花，不停點頭道：「好喝！屬下從來都沒有喝過這麼美味的湯，謝側妃垂憐！」

完了！蘇芙坐在位置上，面上波瀾不驚，心裏驚天動地，自己的味覺出錯了。她魂不守舍地叫小二來，讓他和燕逸一起把飯菜端下去給自己的侍衛、車夫分了，自己拿著桌牌下樓去結帳。

原本那小姑娘看蘇芙吃完了，要進來雅間收錢的，可蘇芙先一步拿著桌牌出去了，她只好跟在蘇芙身邊一起下樓。

小姑娘笑道：「夫人用得可還滿意？」

蘇芙不鹹不淡地應了一聲。

她們剛下樓，門口進來了一個白衣飄飄的女子，女子一進大廳，所有人的視線都

被她吸引了過去。

那女子梳著垂鬟分肖髻，髮髻上只插了一根鑲綠玉的流雲象牙簪子，耳朵上掛著滾圓的珍珠墜子，一襲雪白紗裙襯得她宛如天仙下凡。

這女子美得不食人間煙火，皮膚白皙得幾乎透明，樣貌正是如今淵國百姓推崇的清秀淡雅之美，這是讓人不敢褻瀆的美，任何男人看到了她都要為之心動。

白裙女子的身邊站著一位氣度不凡的藍衣青年，青年戴著金冠，眉眼如同冰山一樣冷。

蘇芙低著頭想著自己的事，沒有注意到白裙女子，倒是白裙女子先看到了她，對方微微一笑，明眸皓齒，引得不少男人看得屏息。

「大姊姊，許久不見了。」白裙女子輕聲道，她的聲音也極動聽，和她這個人一樣，清雅又柔和。

蘇芙根本沒發覺女子在叫她，只是聽到有人說話，聲音還相當好聽，就抬頭看了一眼，見女子看著自己，她還奇怪地挑了挑眉。

即使這樣，她也沒有打算出聲招呼這女子一聲，她急著結帳，然後去附近菜市場買隻小公雞，拿回去燒黃燜雞吃。

反正她吃不出這些珍饈的好吃之處，還是滾回去做些東西餵飽自己吧。

藍衣青年見蘇芙遲遲不回答，不悅地皺起了眉頭，冷聲道：「蘇芙，你就是這樣對你的親妹妹的嗎？你妹妹叫你，你也不應一聲，你的家教呢？」

蘇芙聽到這人指名道姓喊自己，才反應過來這是原主認識的人，她飛快地從青年的話裏面分析出，這白衣女子是自己的妹妹。

喜歡穿白衣服、裝扮素雅、生得天仙之姿，隨時隨地都能吸引眾人的目光，這女子的身分呼之欲出——原書的女主，蘇錦！

沒想到，這麼快她就遇到蘇錦一幫人了，這才是她穿越來的第幾天啊？

蘇芙把視線轉到藍衣青年的身上，對方那冷若冰霜的神情和標誌性的金冠藍衣，讓她迅速地猜出了他的身分。

感謝原書作者詳細的外貌描寫和筆下人物的特殊標誌。

「五弟。」蘇芙也是會擺架子的，她揣著袖子一步一步走上前，還有幾分傲然睥睨的神態，「你見了嫂子不先問好，還在這裏質問嫂子，到底是誰沒家教啊？」

君凌面色一冷，「你不過是個妾室，也敢在爺面前稱嫂子？」

「夫君的後院就我一人，我獨掌府中內務大權，全府上下都以我為尊，而且有太后娘娘賜的品級，你喚我一聲嫂子又怎麼了？是不是要你三哥過來親自和你說一聲，你才會喊我啊？」蘇芙知道自己的理由站不住腳，有意在氣勢上壓人一頭，便站在原地不動，眼睛微微眯起盯著君凌。

君凌是先皇第五子，從出生起，除了先皇，還從來沒有被誰嚇到過，可今天他見到蘇芙，卻有一瞬間的心悸。

「姊姊，我們姊妹難得一見，就不要吵架了。」蘇錦微微一笑，又引得多少男人為之傾倒，「妹妹我看姊姊這身衣服的料子，是前年流行的散花緞子吧？沒想到姊姊現在還穿這過時的衣服，莫非是姊夫沒有給姊姊買料子的錢嗎？或者是姊姊

手頭很緊？這樣吧，姊妹一場，今天姊姊在我店裏吃了一頓飯，這筆帳就掛在我身上吧，不用姊姊破費了。」

蘇芙知道蘇錦是在羞辱她，影射她不受寵愛，生活困頓，連做新衣服的錢都拿不出來，沒想到蘇錦憑藉一件舊衣服就可以推斷出她現在日子拮据，這邏輯實在是感人。

怎麼能以衣取人呢？廣東那邊穿著汗衫、腳蹬拖鞋的，還都是身家上億的老闆呢，人家說什麼了嗎？

但是免費的午餐不吃白不吃，蘇芙不是會花錢爭口氣的人，更何況她覺得今天這一餐根本就不值得自己花這麼多錢。

她向蘇錦點了點頭，難得地笑了一下，把桌牌向蘇錦一遞。

蘇錦下意識接過去了，等反應過來之後，丟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跟接了個燙手山芋一樣。

「那就多謝了。」蘇芙道過謝，轉身就走了。

君凌氣得臉色青紫，「果然是京都有名的蠢婦，真是不知羞恥！有這樣的姊姊，真是難為妳了，阿錦。」

蘇錦輕輕搖了搖頭，笑著說了句沒事，她不禁去看蘇芙的背影，秀眉輕輕皺起。她這沒腦子的姊姊今天怎麼格外不同啊？

蘇芙去了一趟京都最好的酒樓，卻是乘興而往，敗興而歸，肚子空空，胃裏還泛著酸水，好在是別人請的，這讓她心裏舒服了不少。

酒樓邊有家餛飩鋪子，蘇芙直接去點了碗餛飩，等老闆端上來的時候，她放了些辣子，還想要香菜，一問卻發現老闆根本就不知道是什麼。

「那東西也叫芫荽，味道有些衝，配辣椒卻相當好吃，長得跟那個什麼……對，」蘇芙跟老闆比劃著，「就跟那苜蓿草差不多，只不過葉子邊沿有許多小毛邊，你不知道嗎？」

「沒聽說過。」老闆搖著頭。

不應該啊，蘇芙摸了摸鼻子，按理說古代人們也吃香菜，怎麼在這裏的人不知道？蘇芙攪著餛飩，東張西望，目光最終停在店鋪後窗台上的花盆上，她一愣，放下勺子走過去一瞧，這花盆裏種的不就是香菜嗎？

她以為自己看錯了，折下一片葉子吹了吹灰，放在嘴裏一嚼，的確是熟悉的味道。

蘇芙端著花盆遞到老闆面前，「這不就是香菜嗎？你方才誑我呢！」

老闆定睛一看，也是一愣，「這不是胡荽嗎？賤內養的，說是好看，咱們老百姓養它也是當作觀賞的花草，沒人說這可以吃啊？有人也試過，但是味道一點都不好，一大口進去當場就吐了出來。」

「這不是廢話嘛，調味的又不是用來飽肚子的，你吃豆腐乳一次吃半罈子嗎？」蘇芙摘了一片葉子放進嘴裏嚼著，「勞煩您幫忙洗一洗，剝碎了給我，我拌餛飩吃。」

老闆覺得這姑娘人長得挺漂亮的，飲食習慣怎麼如此古怪，竟然要吃用來看的花草。

但蘇芙多給了錢，老闆也就把話壓在心裏沒說出來，這胡荽也不是什麼貴重東西，既然客人要吃就吃唄。

老闆起先以為蘇芙是故意來他這裏找碴砸場子，就在一邊觀察蘇芙，見她真的吃得香，忍不住湊到蘇芙面前，躊躇了好半天。

「真好吃啊？」老闆將信將疑道。

「好吃啊，你嘗嘗？」蘇芙跳著一邊眉毛把手裏的勺子往老闆手裏一遞。

老闆立刻擺手，「不敢不敢，我只是好奇，以前從來沒聽說過這胡荽是能吃的。」蘇芙收回勺子，三兩下解決了餛飩。

這家鋪子的餛飩做得實在，皮薄餡大，餡都是精肉做的，不攪一點兒蔥蒜，吃起來格外彈牙爽口，湯雖然不是骨頭湯，但有一股子肉香，湯裏還放了紫菜和幾粒小蝦米，配著辣椒和香菜末格外好吃。

蘇芙把飯錢放到桌子上，慢悠悠地起身，「老闆你也是實在人，做的餛飩是真的好吃，你若是信我，以後這餛飩擱點胡荽碎，就是錦上添花，絕對能吸引一大批的客人。不過，這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，我不過是提個建議罷了。」

「一點兒胡荽葉子就可以攬客？這位客官您莫不是在給我說笑話？」老闆還是有些不信。

蘇芙背著手往前走，背著老闆揮了揮手，「信不信由你，走了，你家餛飩好吃，我下次還會回來。」

她回到馬車邊後，燕逸一群人已經吃好了，盤子和碗都還給了店家。

燕逸見蘇芙回來，立刻拱手行禮。

「去一趟菜市場，我要買隻雞。」蘇芙說著就鑽進了馬車裏。

燕逸沒反應過來，「側妃這是要去花街？」

蘇芙一愣，撩開窗戶簾子看著他，奇怪道：「什麼花街？我去花街做什麼？」

「側妃剛才不是說要買『雞』嗎？」燕逸問道。

蘇芙反應過來他是理解錯了，忙道：「什麼雞不雞的，我說的是活的雞，可以吃的！還會咕咕咯咯叫的那種，想什麼呢你！」

弄清楚蘇芙真的要去買活雞，燕逸賠笑，「原來如此，只不過菜市場骯髒，怕髒了您的衣服。」

蘇芙放下簾子，舒舒服服地靠在軟墊上，「有什麼要緊的，這不還有你們嗎？」

珍饈樓對街的青樓上，一間雅致的房間裏，繚繞著似有似無的輕煙，淡青色的紗簾低垂。

一月白色錦衣的俊朗公子收回望向街面的視線，往椅背上一靠，看著身邊漫不經心地喝茶的青衣男子，笑道：「方才那是你逍遙王府的馬車。」

青衣男子淡淡應了一聲，他微垂著眼，淡色的睫毛和蝴蝶的翅膀一樣輕柔。

錦衣公子來了興致，他的胳膊壓上羅漢床上的四腿矮桌，「你家側妃往外跑了，我還看到了蘇家二小姐的轎子，老五跟著她，你就不怕他們打起來？」

「與我何干？」青衣男子都沒有抬眼去看錦衣公子。

錦衣公子眼睛一瞪，「不是，三郎，那可是你家媳婦兒，你就不幫襯一下？」

「君之明，你今天話格外多。」青衣男子把書一合，他雖不及錦衣公子俊朗，但自有一身溫潤的氣質，是旁人所不能及的，「我怎麼幫襯？我來見你都是避著旁人眼線。」

君燁訕訕一笑，「我這不是擔心你嗎？你以前老是喊我世子世子的，現在一改口叫我的字，我心裏就一緊。」

紗簾外出現了一個黑色的人影，正是黑鷲。

「王爺，探子來報，已然把珍饈樓裏發生的事情告訴屬下了，王爺可要聽一聽？」

君燁被突然出現的黑鷲嚇了一跳。

君玥一揮手，黑鷲領命，打開紙卷讀了起來，「側妃在珍饈樓裏點了招牌菜，看起來不合胃口，還分給了燕逸，之後又讓人將桌子上的菜都端下去讓隨行的侍衛吃。」

君燁微驚，「珍饈樓的菜都吃不慣？這嘴可真夠刁的，三郎，你們逍遙王府的伙食是有多好啊？讓人都看不上珍饈樓的招牌菜。」

君燁偏頭看君玥，發現他挑起了一側的唇角。

君玥身子往後一靠，淡笑道：「她的手藝的確好，難怪看不上，你繼續說。」

黑鷲拿著紙，彎著腰繼續道：「隨即側妃下樓，遇上蘇二小姐，蘇二小姐與五殿下同行，先是出言諷刺側妃的衣裳不時興，還說要替側妃付飯錢。」

君燁在一邊插話，「我離京的時候老五就沒有封王，這都五年了，我回來了，他還是沒有封王，丟不丟人，還有這蘇二小姐，我之前只聽說過她素來美名在外，人呢是慧中外秀，沒想到說話這麼刻薄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」

君玥瞥了君燁一眼，君燁立刻正襟危坐，輕輕拍了自己嘴巴一下，咳嗽了一聲，表示噤聲。

「側妃怎麼做的？」君玥問道。

「側妃承了蘇二小姐的情，又到路邊小攤吃了一碗餛飩，她還拔了店家的胡荽丟進餛飩裏吃。她離開後，看馬車的方向不像是回府，倒像是去菜市場。」黑鷲回答。

「知道了，以後側妃那邊，不用再派人時時刻刻盯著。」君玥起身，走到窗邊，在架子上的銅盆淨手，「人都撤了，隨她去。」

「你不派人保護她？」君燁趴在靠背上，「你就是這樣當夫君的？」

「我保護她做什麼？」君玥白了君燁一眼，「我走了，你自己當心些，如今的京都可不像先皇還在時那般太平了，很多事情都已經變了樣，你自己死就算了，不要帶上我。」

君燁應了一聲，隨即站起來看著君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脂粉往臉上抹，「你還要繼續裝傻？」

「一個傻子總比死人強。」君玥冷聲道。

「我爹是秦王，掌管著邊疆十萬大軍，大不了你跟著我回邊疆去，反正王府也不

差你這幾口飯吃，你覺得怎麼樣？你這天天裝傻，我都看得心疼。」君燁攏著袖子走到君玥跟前，看著君玥的大花臉，怎麼看都覺得不對勁。

「你還是先管好自己吧。」君玥嗤笑了一聲。

黑鷺一瞬間就消失了，君燁靠著門框，看著君玥從房間裏的暗門進去，從二樓的一個房間走了出來，他滿臉脂粉，笑嘻嘻地拉住一個路過清信的袖子，那清信兒羞憤得臉都紅了，推了他一把，他摔倒在地，引起四周一片哄笑。

君燁嘴角抽了抽，關上了房門。

蘇芙提著新買的活雞進了府，管家迎上來，堆起滿臉的肥肉笑道：「側妃，您可回來了，沒事吧？」

「我能有什麼事？」蘇芙提著雞往廚房走。

管家跟著她，那雞突然叫了一聲，嚇得管家原地一蹦。

他看蘇芙面無波瀾，嘴角還有幾分笑意，就猜蘇芙沒有去找君玥，「您怎麼還帶了隻雞回來？還是活的。」

「哦，你說這隻雞啊，我打算燉了。」蘇芙提起雞，遞到管家面前，管家往後退了退，「看看，個頭剛好，有活力，從小餵稻米長大的公雞，用來做燉雞最好不過，肉結實，嫩。」

「您想吃什麼，叫廚房裏做不就得了嗎？還需要您親自買回來？這雞鴨魚肉咱們後廚都有，您說一聲不就完事了？」管家道。

蘇芙一笑，搖了搖頭，「肉不新鮮，不是先殺的，你們也不會做。」

「府裏的都是上好的廚子，不知側妃是要吃什麼菜？連他們也不會做？這不可能吧？」管家只覺得這天天惹事的側妃今天又沒事找事了。

「黃燜雞，」蘇芙看了管家一眼，「他們還真不會做。」